



海凡《雨林的背影》人物意识与创伤书写研究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 Consciousness and Trauma Narrative  
in Hai Fan's Back of the Rainforest**

萧紫嫣

SIOW CHI YAN

21ALB02061

指导教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5**





海凡《雨林的背影》人物意识与创伤书写研究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 Consciousness and Trauma Narrative  
in Hai Fan's Back of the Rainforest**

萧紫嫣

SIOW CHI YAN

21ALB02061

指导教师：李树枝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25**

##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5 Siow Chi Ya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一、绪论.....	1
(一) 课题背景简介.....	2
(二) 前人研究回顾.....	3
(三) 研究动机与目的.....	5
(四) 研究范围.....	6
(五) 研究方法.....	7
(六) 初步研究成果.....	9
二、意识书写.....	10
(一) 个人意识.....	10
(二) 集体意识.....	12
(三) 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拉扯.....	14
1. 海翎对个人婚姻与集体的抉择.....	15
2. 程诗对个人爱欲与集体的抉择.....	18
三、创伤书写.....	21
(一) 外在创伤.....	23
(二) 内在创伤.....	24

四、战争经历者的意识投射.....	27
五、结语.....	31
引用书目.....	32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萧紫嫣 SIOW CHI YAN

学号：21ALB02061

日期：2025 年 9 月 10 日

论文题目：海凡《雨林的背影》人物意识与创伤书写研究

学生姓名：萧紫嫣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本论文以海凡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为研究中心，探讨其中马共游击人物的意识与创伤书写。对此，关于对马共游击人物在意识与创伤上的问题，笔者为分析作者海凡在文本中以现实历史事件和虚构人物经历交接对照的创作手法，是否能真正呈现战争亲历者在战争体验下的精神世界，采用了几种研究方法，即文献调查法、社会历史批评法和心理批评法。

在意识书写方面，笔者将其分为三节，一是探讨人物的个人意识体现，主要集中在林岳和领导老袁的冲突表现；二是探讨集体意识，以领导老袁观念输出延伸，观察其如何影响组织的集体意识；三是探讨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拉扯，集中在海翎和程诗面对个人与集体抉择的意识反应，以此反映激进思想对人物的压迫。接着，在创伤书写方面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外在创伤，揭露游击部队在雨林环境面对的生存危机和敌人残忍的行径；二是内在创伤，主要了解文革时期，人物在当中事件得到的创伤体验，并借此反映激进思想从内部精神上再到外部行动的演变。最后再研究作者作为战争亲历者的意识投射，探讨其在“创伤的文学”概念中流露出的关于新加坡籍马共人员的归属问题。

对此，《雨林的背影》的结构可分成两个层面，层面一是作者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表现外部环境的自然与武力对个体生理上的压迫，和内部环境的组织制度规范对其心理意识与创伤的组成与影响；层面二为作者通过自身经验与回忆，从而凸显马共成员作为边缘化群体所面对尴尬的身份定位问题。

## 关键词

海凡；《雨林的背影》；人物意识书写；创伤书写

## 致谢

本论文在完成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与主持。首先要感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从论文选题到章节撰写，再到一份完整论文出炉的过程中，给予了我宝贵的意见，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这篇论文。其次，感谢林志敏老师，在我的学习与生活上给予了不少关心与鼓励，让我在遇到困惑时能够得到启发与支持。接着，感恩中文系的各位老师，在各个学期的不同课程中给予了丰富的知识，让我在吸收知识的同时也能开拓视野，使我在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受益匪浅。

同时也感激一路陪伴我的家人，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正因为有你们的鼓励和陪伴，我才能始终心怀底气，让我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到最后一个学期。你们的理解与包容，是我心里最大的安慰。

最后感谢我的大学朋友们——黄嘉仪、谢可欣、刘恩好、廖雪瑜、林思莹，在学习上、生活上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祝愿大家未来前程似锦，走向自己的精彩人生。

## 一、绪论

马来亚共产党（Communists Party of Malaya）在森美兰州的瓜拉庇劳（Kuala Pilah）成立，据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其政党成立的时间为1930年4月30日，活跃于马来半岛与新加坡之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转向进行反殖民运动。<sup>1</sup>之后，英殖民马来亚政府将马来亚共产党（下述简称“马共”）列为非法组织并展开取缔行动，时间为1948年6月，马共武装由此转入森林开启游击战。1955年12月28日，双方于吉打州进行了“华玲和谈”（Baling Talks），和谈的目的是为了化解双方的冲突。马共的要求之一是马共人员在放下武器后可以自由行动和参加任意现有的政党，但马来亚政府代表却拒绝并说起他方的条件之一为马来亚政府要求马共需无条件投降。谈判破裂，马共和马来亚政府就此展开武装斗争。直至1989年12月，马共和马方政府、泰方政府共同签署《合艾和平协议》（Peace Agreement of Hat Yai），这场斗争才结束。<sup>2</sup>马共游击部队位置聚焦于吉兰丹州、吉打州、霹雳州、玻璃市州，并在马泰边境设有根据地。<sup>3</sup>游击部队不时会南下收集粮食药品，同时也要戒备同样在雨林伏击的敌人，其生死压力不容小觑。因此，相较于进行传统马共历史大书写，海凡在文字叙事方面上更加专注于体现人物心理活动，因此《雨林的背影》里，人物的内心独白与意识更加突出，显现在海凡为每个主要人物所设的人物经历篇。就此，回归和平生活后的海凡试图透过两代三代的虚构人物在各个领域留下的路径来回望历史的行迹。<sup>4</sup>本文

---

<sup>1</sup> 陈平著，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译，《我方的历史——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页51。

<sup>2</sup> 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5），页23。

<sup>3</sup> 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页23。

<sup>4</sup> <海凡/再见已是背影——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的一则注脚>，星洲网，2023年6月23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623/supplement/4766840>

的研究也将以主要人物的经历为主，从中研究理想信念为人物带来的虚实反馈，并对人物意识与内在活动进行深入讨论。

## （一）课题背景简介

作家海凡 1953 年生于新加坡，曾参与了十三年马共领导的游击战战争。1976 年参与了有地下组织成员的公开文团的左翼文化活动，其团体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而海凡因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虽不是地下组织成员，也成为围捕对象之一。<sup>5</sup>在政府对地下组织展开围捕活动后，住在工地的海凡幸运逃过围捕，并且通过朋友的通知和协助下从新加坡逃亡至“联邦”<sup>6</sup>，辗转到达马泰边区并加入了马共武装部队，成为武装部队第十二支队成员。<sup>7</sup>《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后，海凡恢复新加坡公民身份。现是写作人、水木作坊出版人。著有文集《雨林告诉你：游击山头和平村里》（2014）、短篇小说集《可口的饥饿》（2017）及《野径》（2021）、散文集《喧腾的山林：一个游击战术的昨日志》（2019）及《落香》（2024），而《雨林的背影》（2023）是海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入围 2024 年马来西亚第十七届花踪马华文学大奖。

海凡在后记提及《雨林的背影》于 2018 年提笔，期间遇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再一次把他推向文稿前，使他再度回望历史的长流。<sup>8</sup>这本凝缩了海凡前半生经历的书籍，终于在 2023 年正始出版。有关《雨林的背影》的评语，第十七届花踪马华文学大奖评审王润华评价：“颠覆了传统马共大书写，放弃政治大叙述，学

---

<sup>5</sup> <为了求实——回应求实《剖析海凡的〈我是谁〉>，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2017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nandazhan.com/zh/xxwoshishui3.htm>

<sup>6</sup> 旧时新加坡对马来西亚的称号。

<sup>7</sup> <Meewei/海凡·雨林里的生与死>，星洲网，2017 年 8 月 22 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822/%E6%B5%B7%E5%87%A1%EF%BC%8E%E9%9B%A8%E6%9E%97%E9%87%8C%E7%9A%84%E7%94%9F%E4%B8%8E%E6%AD%BB/>

<sup>8</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23），页 305-306。

习文化书写的小事件、小叙述…建构另一部反殖民、最后的马共历史。”<sup>9</sup> 查看海凡往期的作品和现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作品依旧是雨林游击题材，不同点在于《雨林的背影》空间和时间跨度较长。人物、物件、生态改造重构。海凡作为游走于马共历史最后阶段的成员，以自身经历为养分，回望历史，迎接新生。

## （二）前人研究回顾

海凡创作的《雨林的背影》长篇小说于 2023 年 5 月出版，笔者目前没有搜寻到有关《雨林的背影》里有关游击部队人物的创伤与意识书写的前人研究，但有鉴于《雨林的背影》对历史的回望与部队生活细节的描写，就有“以文述史”的特点，因此笔者将按照能与《雨林的背影》所提到的历史事件进行连接的资料，以研究方向相似的书籍、期刊论文或网络资料等来作为前人研究回顾的参照物。

《雨林的背影》的历史事件概括了新方针、肃反、英国与马新政府逮捕左翼分子的活动等，而共产党的身影不曾远离过这些事件。魏月萍指出：

“马共的小说创作意在揭露殖民地的压迫，争取反殖与争取人道主义的思想通过小说展现了革命群体的牺牲与痛苦…作为无不映现集体与个人、中国与马来亚认同、爱情与革命、同志与背叛等纠葛与张力…无论是伴随着决心与悔恨，都是痛苦的时代承担。”<sup>10</sup>

海凡作为战争亲历者，为不失去小说的文学性，但又不愿撇开历史记忆带来的果实，其笔下所写的故事半真实半虚构，以恰到好处的书写距离来诠释他作为历史见证

---

<sup>9</sup> <王润华/完整呈现马华文学的突破>，星洲网，2024 年 10 月 15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1015/supplement/5995651>

<sup>10</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2。

者的记忆与伤痛。因此笔者以由 21 世纪出版社的《马共文集》丛书系列来作为参考，其系列概括了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并附有相关资料。笔者所参阅的《马共文集》丛书系列为《抗英战争时期（四）——1955 年华玲和谈》，以了解马共如何与马来亚政府和谈决裂及走入雨林开启武装战争的现实事件时间线。

在意识书写方面，笔者以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翻译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书籍（下述简称《乌合之众》）和蒋万胜、张凤珠发表的《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期刊论文为参照物。第一，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梳理了集体性质及个体如何融入集体后的变化。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人会拥有明显的从众心理，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倾向被称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law of the mental unity of crowds）。<sup>11</sup>在古斯塔夫·勒庞看来，这种从众心理的明显特征就是只依靠简单和极端的感情来面对信息。比如当领导给予意见、信念等，大众会全盘接受或否决，并以此视为真理或谬论。<sup>12</sup>另外，古斯塔夫·勒庞提出的理论也包括群体的“道德感”，他指出群体若是因某种高远和明确的信念而被激励和付出行动时，群体的行为便会容易经常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sup>13</sup>当中若是出现不一样观念的个体时，就会极其容易发生冲突。第二，蒋万胜和张凤珠在《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里解释到个人与集体的存在形态分成两种类型，而在发展过程中，制度是否变迁取决于集体观念变化。蒋万胜和张凤珠认为这种由群体一同默认的信息属于一种用来约束他人行动的无形力量，使其成为集体观念并对他人行为产生影响<sup>14</sup>，当某个看法被当成共享性信息，并越来越多人遵循就会形成一种集体意

---

<sup>11</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页 10。

<sup>12</sup>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10。

<sup>13</sup>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13-15。

<sup>14</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页 88。

识并逐渐强化，而个人意识则会逐渐弱化或同化。对此，笔者将引用上述书籍与期刊论文，解析组织在集体意识方面对个体造成的思想上的转变和内在伤害。

有关创伤书写的参照物则以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赵静蓉〈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为主，两篇论文都具体分析和梳理了“创伤”概念。如第四章之〈梁清〉篇里，梁清就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而在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里，亦有提到创伤后应激障碍除了是精神疾病症状，也象征受害者参与的历史片段。因此笔者将此用于解释回归和平生活后的游击部队人物的创伤书写。接着，共产党革命干部人员梁清、秋雁的回忆与叙述提起游击部队成员为了生存，在共产党信仰的忠诚危机和刑罚威胁下，不惜说谎或是编制一段故事来脱身，事后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对此，笔者将赵静蓉〈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中有关创伤书写的社会功能与其结合，以此来解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对游击部队人物造成的伤害。

### （三）研究动机与目的

海凡是再继金枝芒、贺巾后提笔写下马共作品的战争亲历者。笔者相信，他笔下的每个角色、每段回忆、每个行为都参杂着海凡本人自己或是身边一起战斗的同伴的情感与意识。在他所作的《雨林的背影》里，其时间设定于 1989 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前夕，内容围绕着马共成员的生死抉择、肃反与泰兵交火之回忆、家庭与新加坡马共成员的归属问题，故此作品的元素集结了雨林生态、人物经历和历史事件。笔者在阅读海凡《雨林的背影》前所接触的马共书写作品寥寥无几，但有关现实马共事迹及历史事件却是听闻不少，对于事件真正的经过一直抱有好奇心，当得知海凡曾是由马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成员之一，并在返回社会后一直由陆陆续续写下有关雨林游击题

材的马共作品，因此便对海凡近期出版的新书《雨林的背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可否认，由战争亲历者书写的《雨林的背影》内部叙述视角更为具体，对雨林生态和部队生活的描写进行了细节般的处理。游走于真实与虚构的艺术创作手法不仅令读者好奇若以现实历史事件和虚构人物经历交接对照，是否能真正呈现战争亲历者在战争体验下的精神世界？同时，小说的整体构造在游击部队人物雨林生活和无时无刻面对生死抉择加持的背景下，游击部队人物的外在活动与内在想法是突出的，同样令笔者好奇在乘着忠诚于国与党的信念下，游击部队人物面对生死和信仰难题，个人情感和集体意识之间会互相碰撞出什么火花，而国家与党的信念又赋予了游击部队人物什么？因而笔者将论文研究专注于《雨林的背影》里游击部队人物的个人与集体意识和内外创伤。

#### （四）研究范围

笔者参阅的《雨林的背影》于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出版，其序文由新加坡作家林康和魏月萍所写。其中林康在序文写到的“雷”与魏月萍提到的“情感与意识”为笔者提供了些许研究灵感，因此本论文将以意识书写和创伤书写为研究中心。

《雨林的背影》故事背景设定在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前夕，笔者整理了各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围绕在 1955 年-1989 年间，作者为虚构人物设定的背景有抗英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六十年代后在马泰边区上队的泰籍华裔半新老同志、七十年代后在边区长或在马境上队的新同志。作者透过每个不同年龄、不同身份阶段的人物来叙述他们的内在意识和心理活动，以此从旁利用人物的意识流动与拉扯来隐喻战争和激进信念带给人物的心理创伤。除了内在创伤，处于战争背景下的雨林虽能尽量的

满足部队成员生理需求，但同时也埋藏着野生动植物和敌人带来的毒与威胁，间接性造成了物理创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通过作者为人物刻画的意识与心理活动来分析作者在这两种书写上的意义与价值。

## （五）研究方法

本论文将采用三种研究方法来对探讨《雨林的背影》，分别为文献调查法、社会历史批评法和心理批评法。

第一，针对搜寻与《雨林的背影》相关的文献是通过采用文献调查法来进行，其调查法的途径分别为线上和线下。在线上方面，笔者为搜寻资料所利用的线上渠道有各个新闻网、CNKI 中国知网、Google 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来查找各种期刊论文、电子书等。而线下方面，笔者所利用的线下渠道为拉曼大学图书馆，所获得的书籍有《文学批评导引》《马共文集》《人格心理学》等。笔者通过这些渠道来搜寻合适的参考资料并引用，以便能对《雨林的背影》加以分析。

第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强调研究作家与作品在特定社会历史的联系，并将三者置于突出的位置，其理论认为文学不是纯客观的文本，代表主体的作者也需加入其中。只有深刻地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本质面向，并展示有关社会生活发展方向的作品，才算具备真实性。<sup>15</sup>海凡《雨林的背影》里描绘了游击部队的雨林与边区生活，而这种简朴生活却又深刻地概括了战争与和平、饥饿与生存以及人强烈的生命力与信念感。作为《雨林的背影》作者，海凡所参考的借鉴于他现实于 1976 年至 1989 年间加入部队所经历或见证的事物，是为海凡作品“以文述史”的特点。同时，社会历史

---

<sup>15</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页 71-72。

批评法的操作方法除了考察作者与时代的关系，也强调作品的社会作用。《雨林的背影》呈现的故事以社会历史批评法来进行可以反映社会的写照，从而呈现社会的真实一面。因此，笔者将按照海凡“以文述史”的书写特点与社会历史批评法结合来探析战争亲历者对于各个时间段不同地域的历史事件下的叙述视角。

第三，心理批评法是以心理学的角度来将文学出现的精神活动纳入并进行分析，这其中包括了作家的创作心理、作品的心理分析等方面。<sup>16</sup>笔者发现，游击部队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平静的夜里或危机四伏的雨林等环境而产生或变化，影响人物的每一次内在观念或外在活动。在人格心理学领域上，《文学批评导引》所提及的心理批评理论有几种类型，因此笔者选取的心理批评法类型为意识与精神分析。笔者将专注于由精神分析心理学派创始人——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对《雨林的背影》进行解析。<sup>17</sup>同时，笔者也将以由美国创伤文学研究者卡莉·塔尔提出“创伤的文学”概念为意识与创伤叙事进行理论上解析的辅助。笔者认为，此上述学者们的心理学理论与论点可以从中去论析游击部队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雨林的背影》里大量的人物内心意识流动透露了激进信念与战争带给他们的心理伤害，且在不同的时间与社会背景下，心理所承受的伤害程度也不一致。因此笔者用上述所提及的心理批评法理论来对《雨林的背影》进行深入的探讨，以解析游击部队身处的当下时间与社会环境对人物心理产生影响与变化。

---

<sup>16</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页 109。

<sup>17</sup>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页 115-116。

## （六）初步研究成果

笔者的初步研究成果专注于《雨林的背影》意识书写和创伤书写。笔者发现作者每个章节所设人物篇都代表一段属于人物自身经历的故事，对于党的信仰和生死难题下，游击部队人物的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是一直在互相拉扯，在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亦有提到，由群体一同默认的共享性信息得到传播，多人遵循就会凝聚成集体意识并逐渐强化，而使得个人意识逐渐弱化或被同化，使得他人行为收到影响。<sup>18</sup>《雨林的背影》里人物在遵循集体意识赋予的规则后受到正负面的影响，为此也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因而透过人物经历发现激进的集体意识对个人意识带来了心理上的伤害。

创伤书写则分为外在与内在创伤，作者借用各类型的武器作为情节叙述辅助，描写战争的残酷和人性与道德感。外在创伤体现在打斗场面中带来的肢体伤痕；内在创伤则体现在激进意识、自我迷惘等方面的精神痛苦。作者创造了虚构的人物，并借用人物来缓缓道出现实的游击部队人员面对和平生活前后的茫然心境。

---

<sup>18</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页 88。

## 二、意识书写

意识是一种潜在于人体内的精神形态，本质为人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多种心理的综合体现，其中包括感觉和思维。<sup>19</sup>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大脑会不断从客观物质世界获取信息，并自主的创建对事物的认知，当中也包含了创造性的观念、错误的观念，甚至也会吸取虚幻不实际的观念，因此观念也是人的思想意象和对事物状态的认识或意识。<sup>20</sup>

《雨林的背影》时间背景设立大致围绕在 1955 年-1989 年间，主要集中在共产党组织下游击部队人员的生活，设立不同背景和角色的人物章，并以第一视角来叙事，展现人物在对党的忠诚与服从和面临各种抉择时所表现的意识变化和心理挣扎。同时，海凡对人物意识书写方面的呈现也揭开了人物个体与集体意识形态、共产党组织的制度规范为人物带来的影响。

### （一）个人意识

弗洛伊德提到人的意识状态是不固定的，当下产生的观念在之后便不存在意识，但若存在一定的条件是会有机会再度成为有意识的状态，而中间潜伏的这段时间被弗洛伊德称之为“潜意识”。随后，观念转换为有意识的之前状态可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而能够产生和保持压抑的力量则被理解为“抵抗”（resistance）<sup>21</sup>，并通过实际的外在行动会对个体身处在现实环境的当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sup>22</sup>

---

<sup>19</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 1556。

<sup>20</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页 87。

<sup>21</sup>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页 3。

<sup>22</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页 88。

第七章之〈在印尼〉篇和〈来信〉篇中，海翎的前夫林岳与组织的观念争斗中就表现出了较强的个人意识。扎基在印尼的流亡队伍进行的内部检讨主要集中在“破家”，领导老袁认为革命流亡队伍存在调动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小家在重要时刻必须舍弃。林岳不赞同老袁将个人家庭塑造成会造成思想负担和妨碍革命前进的脚步，产生自私自利的根源的观点，认为社会就是由家庭组成的，将家庭与革命对立是不利于号召群众与其团结，同时以革命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都拥有家庭为例子，强调建立家庭的同时并不影响革命的发展。<sup>23</sup>由此也引起了海翎和老袁的反驳，海翎认为二者并不能完全兼顾，并以自身因亲生父母前往前线，只能被收养于亲戚家，缺少父母陪伴的经历为理由，强调孩子将伴随孤独与痛苦成长；老袁则以激烈的反应来表示他对林岳个人看法的不赞同：

“他猛地立起身子，声音高亢，说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组织关系，同志关系，远远大于家庭关系，不破不立，小家不破，怎么树立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友爱关系？感情的天平总要往一边倾斜，公与私就像油和水，本质就是对立的，绝对无法融合在一起的。你想搞平衡，想要公私兼顾，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这是经不起革命考验的。”<sup>24</sup>

作为印尼流亡队伍领导的老袁深刻强调集体远超一切，同时也是组织服从并贯彻到底的制度。从老袁对林岳看法的态度及思想来看，老袁的个人观念是长期在共产党革命组织生活下，其对组织的系统认识所塑造而成的。<sup>25</sup>同时，老袁的个人观念传达也会间接影响组织，因为观念的作用在于把思想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建立由各种个人观念相互整合的观念系统，即“意识形态”，负责对社会行动进行引导和整合的功能，从

---

<sup>23</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52-253。

<sup>24</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57。

<sup>25</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页 88。

而推动组织行动依照意识形态，将其规定的目标实现化。<sup>26</sup>在老袁“破家”的个人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组织对组内夫妻成员的批评风向产生变化。林岳对海翎的回应是将个人与集体、家庭、孩子和组织对立只会损害革命的利益，其认为为革命牺牲个人的一切，是希望能以此牺牲来换取下一代的美好新生活。同时，他也希望作为一个参与革命的个体，所拥有的个人合理利益在双方都能兼顾的情况得以维护。其次，对老袁的回应则是同志以家庭为借口将革命利益出卖是个人思想改造问题，革命者关爱家庭是正常的，不能以偏概全，将革命者生来拥有的感情一并抹去。<sup>27</sup>

在〈来信〉篇中，林岳依然坚守自己的想法，通过国际历史事件背景如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的关注，加之组织在长期流亡下对马新时局政治演进和中国民主运动进度开始渐渐疏于讨论，政治风气低迷。于此同时，流亡队伍内部思想激进化，出现效仿中国文革，进行了串联、批斗、抄家的举动。<sup>28</sup>他清楚的意识到，组织极端观念影响组织成员之间出现矛盾间隙和消磨革命意志。由于翎与其他成员的态度更倾向于赞同老袁的观念，老袁也将其视为“丧失革命立场，个人斗争意志退化”<sup>29</sup>，认为林岳坚持个人观念便是有违抗组织的想法。由此林岳的个人观念不被组织肯定和认可，导致个人意识无法通过影响队伍转换成集体意识，变成群体中被孤立的个体。

## （二）集体意识

集体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与集体意识同时产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认识。它以个人意识为基础，通过一定的范围来影响和凝聚群体，以实现共同的利益或价值目

---

<sup>26</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页 88。

<sup>27</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57。

<sup>28</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63。

<sup>29</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65。

标，而在实现共同目标前便是要统一观念。上节提到老袁为确保组织成员在必要时刻不会被个人家庭或感情影响，开启了“破家”的批评会。在老袁的观念输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除林岳外，成员都赞同老袁的观念，组内夫妻成员成了首要批评对象。

为了巩固队伍的集体意识，较常出现在《雨林的背影》的方式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王新宏学者指出这套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共产党的内部讨论保持共产党的思想，并结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国实际革命情况，形成的一种具有其特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其目的是用于揭示并克服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是为一种来超越自我的方法，其实践过程会不断推进和激发人认识、了解、发展自我，从而进步。<sup>30</sup>并且，列宁理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四项原则，即实事求是、出于公心，保持一个尺度、不对敢于开展批评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愿意改正错误的人既往不咎。<sup>31</sup>

对此，印尼流亡队伍里的资深干部阿力家庭主动出来并要求同志对其进行批评，以此发现和改正错误。但是并没有迎来大家公正客观对革命上的批评，反而接连收获带有个人情绪的攻击：

“批评的都是生活上的芝麻小事，看报纸太投入没有帮忙择菜是自私；陪孩子玩忘了洗碗盘是享乐主义；连孩子取名元红，也被扯上领袖欲、‘头头思想’，说什么‘元’就是头，就是想做红色队伍里的头人，私心大暴露……接着炮口转向阿力的爱人，说她当总务掌管集体财物分配不公平，口头讲勤俭节约，给

---

<sup>30</sup> 王新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方法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运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页45。

<sup>31</sup> 王新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方法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运用〉，页46。

同志们的伙食很差，她的孩子却天天有牛奶粉，钱哪里来？难道想做现代的‘王熙凤’？”

可以看出组织成员的指控并没有遵守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原则。同时，身为领导的老袁也没有指出同志的错误，这也侧面反映了他虽在印尼流亡队伍里能领导组织成员，但不具备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也在受其他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并且依靠牺牲个人，全力为革命付出的信念来发挥自己的作用。<sup>32</sup>

另外，就如同〈来信篇〉里林岳的信件内容指出一样，此时的流亡队伍因与国际实际情况脱节，所以处在一个信息化匮乏的状况，从而导致内部思想无法得到更新而偏激化。对于老袁的个人表现而言，因过于坚守“破家”的牺牲信念，才导致一切与之对立的看法被视为谬论或迷信。<sup>33</sup>不过，据古斯塔夫指出，这类领袖所拥有的强烈信仰会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成员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且他们也懂得如何迫使成员接受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结果便是使得成员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转而听从这类领袖的话语。<sup>34</sup>海翎折服于老袁的话语，听从了老袁的转移安排和离婚通知，而阿力则被由老袁带领的队伍进行了中国文革版的抄家，老袁一行人只抄出了孩子的玩具，阿力则获得一片狼藉。<sup>35</sup>

### （三）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拉扯

蒋万胜和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提到个人与集体观念是可共存和相互转化，并依据思想观念来建构制度使其可实现预期人们设立的价值目标。<sup>36</sup>但意

---

<sup>32</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100。

<sup>33</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96。

<sup>34</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97。

<sup>35</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56-261。

<sup>36</sup>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页 88。

识立场如若是相互对立的，就会产生另一种情况，即个人与集体发生矛盾时，在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条件加持下，个人主义几乎是贬义的概念。因为个人主义在集体主义面前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只顾个人利益，罔顾他人和社会利益。<sup>37</sup>个体不被理解或利益被侵犯的当下，个体的反应也不同，即反抗和顺从，个人反抗是为以捍卫个体利益；个人顺从是为保护自己不被伤害。本节将以《雨林的背影》中两个具体表现出两种意识拉扯下产生不同反应的人物来阐述之。

## 1. 海翎对个人婚姻与集体的抉择

海翎共有两段婚姻，第一段为青年时期，在印尼逃亡时与林岳的自由婚姻，第二段为中年时期，与老同志老周的革命婚姻。海凡采用倒叙的手法，第一章〈海翎〉篇以海翎第二段婚姻为开头，再到第七章〈在印尼〉篇与〈来信〉篇，借回忆和来信讲述她的第一段婚姻。其中，这两段婚姻皆有海翎在个人与集体意识影响下做出的决定与经历。

第七章之〈在印尼〉篇背景设于 1959 年，此时新马时局动荡，马共处境艰难。革命组织做出了“保干”安排，将部分同志转移出国。原不是“保干”主要对象的青年海翎也因组织考虑需要，在组织安排下流亡到印尼，和林岳成为革命夫妻之一的预备组员。在印尼流亡时，队伍进行的内部检讨都聚焦于“破家”，海翎与林岳在建立家庭的沟通上观念不合，彼此产生间隙。海翎则认为家庭与个人理想属于私心，没有思想改造就是不利于集体与革命发展。直到林岳成为批斗会的批评对象和需要接受思想工作改造，海翎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首次出现拉扯。

---

<sup>37</sup> 朱彩霞，〈浅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与反思〉，《理论学习》，2008 年第 11 期，页 59。

海翎由于在印尼流亡队伍中的表现较为积极，被领导老袁欣赏和有意发展入党。老袁也海翎带来了两项通知，第一项为组织将进行党部署的“打回老家，动员北上”的决策，海翎将作为第一批秘密潜回马来半岛，上山参加武装部队的“印尼帮”的成员之一，第二项则是海翎离开前必须以革命为前提，和林岳解除婚姻关系。<sup>38</sup>海翎不确定林岳的个人思想是否正确，也试图通过思考个人家庭对集体与革命是否不具备价值，但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后还是认为领导是组织的代表，所作的决策是正确的，因此海翎认为她需要听从和服从党的安排，才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接着回到第一章〈海翎〉篇，海翎做出的第二个选择。海翎和老同志老周因欲离婚之际，遭到了来自党委和同志的阻拦和道德谴责。婚前，海翎对老周产生的心理情感共有两层：第一层是崇拜，老周作为一位抗英初期上队的老同志，是对党和事业忠诚的象征，在队伍里备受尊崇，海翎对其产生了崇拜心理；第二层则为怜悯，老周的伴侣于回返边区途中不幸牺牲，使老周成为孤身一人，海翎也随之对老周产生怜悯心理。而后又有党委的撮合之举，造成前期的海翎便在这两层的心理活动的驱使下与老周步入婚姻。中期的海翎发现这段无爱的婚姻并不理想，但这段婚姻因老周身份地位而与政治相互连结，造成海翎向党委反映几次分开的请求都无一例外被以需要顾及政治影响而劝住，受到了来自集体的阻扰，初期产生的个人观念随即出现了压抑的状态。

基于前二者心理状态的叠加，此时海翎认为她成为老同志的家眷并照顾生活起居，就好比领导的勤务员或警卫员，是一种政治上的肯定与信任。<sup>39</sup>对此，海翎的个人意识通过自我批评，将处于“压抑”状态的早期个人观念结合现阶段情况是由自己的虚荣心导致的理由，让海翎的超我部分产生了“潜意识罪疚感”。<sup>40</sup>这种罪疚感的部分也被

---

<sup>38</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59-261。

<sup>39</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41。

<sup>40</sup>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页 17。

海翎分为两个理由，一是需要照顾老周的形象而不让其在集体的关注下造成损害；二是需要照顾婚姻与政治元素连结对集体的影响。

同时，由于海翎所在的队伍里对老同志存有尊崇感，对海翎提出的离婚要求是表现激烈的。古斯塔夫《乌合之众》提到所谓“道德”，指人们在长期遵守社会习俗的过程中，不断抑制私欲冲动，并展现出高尚的品质。这种较高的道德境界的表现，往往是在群体中更容易显现出来。<sup>41</sup>队伍对海翎进行的道德谴责，蕴含着一种集体默认的潜在逻辑：离婚唯有在服务于革命或集体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否则任何出于个人动机的离婚诉求都被视为“背叛”，同时也是自我人格上的“不忠诚”。<sup>42</sup>由此可见，海翎所待队伍里的集体意识方面看来，集体的存在是优先有个体的存在，尤其这段婚姻背后是被视为集体利益的政治影响元素的存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sup>43</sup>集体对个人情感需求的漠视和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激发了海翎的抗拒心理，也使得海翎在意识认同心理上，个人对集体产生离心力，不愿意服从集体观点，并坚决反抗它。此时海翎作为群体中被孤立的个体，在集体谴责下虽有片刻挣扎，但已具备主导自身反应和行为的能力<sup>44</sup>，此时对海翎来说这是一种“虚构的集体”。所谓“虚构的集体”，黄明理学者指出它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将自己与个人对立，并对反对它或被它支配的成员来说是一种完全虚幻的利益和新的桎梏。<sup>45</sup>由此看出海翎意识到这一段仅以政治或革命名义联系的形式婚姻，将是一种对个人意识和情感长期压抑的“虚构的集体”利益。海翎通过回忆曾为党和革命而主动结束的第一段婚姻，意识到虽被视为对集体的忠诚之举，但也造成了个体情感被牺牲的创伤结果。因此随之和平时代即将到来，海翎将

---

<sup>41</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30。

<sup>42</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43。

<sup>43</sup> 朱彩霞，〈浅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与反思〉，页 59。

<sup>44</sup>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页 21。

<sup>45</sup> 黄明理，〈关于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淮阴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页 16。

其视为可以做出个人选择的生活转折点，于是在第二场婚姻选择为自己离婚，不再以集体名义来压抑个人意识与情感。

## 2. 程诗对个人爱欲与集体的抉择

第四章〈程诗〉篇，程诗是在马共组织长大的孩子，和海翎在新加坡转移至印尼的船上相识，并在印尼一起生活一段时间。1965-1966 年是印尼“九·卅”事件时期，程诗在这期间离开印尼至中国北京，并于 1969 年 8 月底成为 691 基地“革命之声”的华语播音员，后与同组成员叶铭相识。<sup>46</sup>社会存在快乐原则及现实原则，其中快乐原则存在于个体心理，弗洛伊德将“直接的满足”“快乐”“没有压抑”等划入快乐原则里，同时这也是人最原始的本能。<sup>47</sup>程诗对叶铭产生的爱欲也始于程诗的个人本能，现实原则的作用在于，将“直接的满足”转化为“延迟的满足”；将“快乐”转化为“限制快乐”；将“没有压抑”转化为“安全感”，文明的发展是依靠现实原则来建造的，其中必须加以控制和压抑的，便是快乐原则的要求。<sup>48</sup>程诗所在的“革命之声”电台于共产党而言是一处重要的宣传机关，强调集体是重于个人的，因此在重要时刻内不要考虑个人问题，程诗将其视为“军令”并严格遵守，将快乐原则，即爱欲压抑，遵守现实原则。后发现她逐渐无法压抑对叶铭的情愫，于是程诗在心理和外在活动上开启了“逃避自由机制”。“逃避自由机制”的表现被分成三种：权威主义

---

<sup>46</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46-148。

<sup>47</sup>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页 8。

[https://zh.z-](https://zh.z-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

[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https://zh.z-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  
[E%A8.html](https://zh.z-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

<sup>48</sup>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析》，8-10。

(Authoritarianism)、破坏欲(Destructiveness)、机械趋同(Automaton Conformity)。兹列表说明如下：

<p>1. 专制主义 (Authoritarianism)</p>	<p>欲将自我外的某物，即权威的代表：权力、他人、机构组织以依附的方式来放弃个人或自我。<sup>49</sup>程诗在集体思想灌输下，对党和革命有绝对性服从的倾向，臣服于领袖的最高指示，并贯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sup>50</sup></p>
<p>2. 毁灭性 (Destructiveness)</p>	<p>因个人的无能为力和无意识的焦虑而将其对象进行消灭并合理化，以此来拯救自己。<sup>51</sup>程诗将个人爱欲视为“资产阶级糜烂意识”<sup>52</sup>，试图通过自我批评的方式来“净化”自己的情欲。</p>
<p>3. 机械式的顺从 (Automaton Conformity)</p>	<p>放弃或压抑自我如个人思想或真实愿望，接纳集体认同的革命情怀并替代，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个体塑造他者期待的角色。<sup>53</sup>程诗认为革命者就应该遵从毛主席于&lt;纪念白求恩&gt;提到的革命标准，必须舍弃个人，如有私心和杂念就必须批斗和改造<sup>54</sup>，因此遵从这项标准将个人爱欲通过自我批评形式以获得集体思想改造。</p>

表 1，程诗的“逃避自由机制”体现。

<sup>49</sup> [美]佛洛姆著，管韵铃译，《逃避自由》（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页 135。

<sup>50</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50。

<sup>51</sup> [美]佛洛姆著，管韵铃译，《逃避自由》，页 165。

<sup>52</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50。

<sup>53</sup> [美]佛洛姆著，管韵铃译，《逃避自由》，页 169-170。

<sup>54</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51。

因此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程诗通过“逃避自由机制”，主动将与叶铭单独相处的细节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公开出来，“她沉痛地抽泣，严厉地谴责自己‘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无组织无纪律’”。<sup>55</sup>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替代于程诗而言是痛苦的，“她忏悔着，她哭诉着，掏空了自己，她几乎要崩溃了！她仿佛也敞亮了！”<sup>56</sup>，同时她必须接受来自组织处理后的结果，即被撤销播音员的工作和在共青团内接受严重的处分。由此可见，程诗的痛苦来自于她需要绝对地遵守组织制度，由因无法抑制个人情感而进行了自我谴责，经过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拉扯后，选择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将其公之于众，希望能通过组织的决策来将她所认为的罪恶的爱欲从身上剥离。后续除了得到被撤职和处分的结果后，程诗也继续待在组织内接受和承担其他职务，来完成组织的期待。

---

<sup>55</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50。

<sup>56</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51。

### 三、创伤书写

“创伤”（Trauma）词意为身体受伤的地方，也比喻为个体或群体精神上遭受的破坏与伤害。<sup>57</sup>赵静蓉学者指出“创伤”概念发端于医学领域，而后社会发展推动，创伤研究从医学领域扩展至社会领域，从原先的病理学扩展至心理学，并在各位学者研究下不断完善成熟，被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跨界使用和产生重要的影响。<sup>58</sup>对于创伤的不同角度分类，笔者是以参阅各类学者对创伤进行的分类，并从中抽取《雨林的背影》所涉及的创伤类型来展示：

创伤分类角度	创伤类型	说明
1. 创伤本质分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自然创伤</li><li>• 社会创伤</li></ul>	用于区分根源于自然灾害还是社会暴力
2. 创伤来源分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政治创伤</li><li>• 战争创伤</li><li>• 情感创伤</li><li>• 家庭创伤</li></ul>	用于描述创伤源自于何种结构或事件背景
3. 叙事者/主体身份分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 个体创伤</li><li>• 士兵创伤</li><li>• 幸存者创伤</li><li>• 创伤遗产继承者</li></ul>	根据叙述者的身份背景提出

<sup>57</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页196。

<sup>58</sup> 赵静蓉，〈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页144。

4. 创伤理论分类	1. 历史性创伤 2. 结构性创伤	1. 拥有明确的时间维度及潜藏解决创伤的可能性 2. 追溯人类本质与世界的关系，隐晦的、普通的、无法逃离的
-----------	----------------------	--

表 2，取自弗洛伊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卡莉·塔尔、赵静蓉、赵韶晖等各类学者对创伤概念或经验的分类。

由此可见，“创伤”作为一种在不同领域存在的重要概念，其产生的影响逐渐生成了复杂的分类体系。但无论是从创伤的本质、来源或理论等角度来看，都离不开个体或群体与环境产生冲突时所经历的身心变化与记忆。对此，笔者为试以引用了由美国创伤文学研究者卡莉·塔尔提出“创伤的文学”概念来厘清文学与创伤之间的联系，她认为最首要的条件是幸存者，即作者。<sup>59</sup>同时，卡莉·塔尔也表示“创伤的文学”是一种由经历过创伤的社会边缘群体所创作的边缘文类，可以根据作者的身份分成不同文学亚类。赵静蓉学者在这一概念上补充到，即作者之所以为第一首要条件的原因在于作者身上具有一种独特性，他们具备见证的冲动与责任意识。<sup>60</sup>从中可以发现，海凡《雨林背影》设立的虚构人物的创伤经历都源自于作者本身历史经验的投射，海凡借助人物角色的生理与心理层面的显化特征，传达其作为幸存者的见证的冲动与责任意识。海凡所书写的创伤内容则聚焦于个体创伤与战争创伤，均在各个章节零散的写到雨林游击部队面对敌人和雨林环境掩藏的危机，及组织内部肃反风波。海凡在当中写出了人性和革命意志的考验，这些都在成员身上留下了永久或暂时性的外内在创伤。

<sup>59</sup> Kalm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g. 17.

<https://zh.z-library.sk/book/11242564/0a527b/worlds-of-hurt-reading-the-literatures-of-trauma.html>

<sup>60</sup> 赵雪梅，〈作为一种新文类的创伤文学——概念界定、分类与反思〉，《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页167。

## （一）外在创伤

创伤的内容并可分为外在和内在部分。与内在创伤的不同之处在于“外在”意指事物、个体或现象的外部表现或属性，存在外部环境对个体的影响。<sup>61</sup>此节试是以阿安参与的第一章〈阿安〉篇与第五章〈报告〉篇存在的外在创伤部分为主，其中，海凡在第五章是以部队报告的形式（即何岸、海翎的第三视角）来交代部队面对的战争及敌人残忍的行径，两篇都集中阿安在雨林环境下面对的生存危机和人性考验。

第一章〈阿安〉篇是以 1974 年，阿安初次从地下组织转入突击队交接为展开，阿安与同伴少勇因山交队出现意外和敌人发现部队行踪导致被迫与突击队紧急撤离，他们首要面对的第一危机便是饥饿。由于雨林环境比原来的生活环境更为险峻，他们无法适应，导致肠胃不适而诱发一系列症状，阿安更是在一次任务归来时不幸患上间日疟症状而处于濒死状态，“阿安从未大病过，他还年轻，不曾近距离见识过死亡”。<sup>62</sup>少勇也此刻以通知阿安父亲和回归地下战线革命为理由欺骗阿安，并将情报出卖给敌人，导致尚在病中的阿安与其他部队成员原驻营处遭到轰炸。<sup>63</sup>虽部队已有所察觉，发现少勇叛逃而紧急撤离免受敌人攻击，但无疑是为病重的阿安来带双重打击。

《XX 突击队指挥部的报告》是为第五章〈报告〉篇的标题，报告里共有两场战争，当中以突击队领导何岸视角为主，海翎纸条补充视角为辅，这份报告为手抄本，是作者特意设置的章节，主要目的除了推动剧情，也是让灵芝了解为战牺牲的阿安生前事迹。阿安所在的部队由因逃兵出现而被迫转移，他们面临的第一场战争发生在休整当下，敌人突袭抛掷手榴弹、发射炮弹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就有成员被弹片击中头部牺

---

<sup>61</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页 1295。

<sup>62</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51。

<sup>63</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51。

牲、被手榴弹伤到手臂和肚子等，而负责阿郎报告的月莲（阿安与其彼此有情意）则投身防线牺牲，阿安发现月莲牺牲后为抢回遗体随之脱离部队。<sup>64</sup>海翎补充，敌人对女性成员较为残忍，以两年前芭边敌人伏击为例，提到女同志为战牺牲后，尸体被带去街场示众，“事后群众说，不单衣服被剥光，两个乳房也被割下来！”<sup>65</sup>，阿安不忍月莲遗体遭受相同的不人道待遇，将遗体抢回后埋葬于河谷里。

第二场战争为队伍伤势较重，粮食医药资源严重欠缺，敌人透过队伍血迹继续围剿行动。阿安、海翎与大勇组成三人小组前往由其他边区山交队所设的藏粮点，但敌人埋伏于附近导致大勇寻找物资时被炸弹炸重伤，“**头部胸部血肉模糊，身体都是炸弹碎片，人已半昏迷**”<sup>66</sup>，阿安扛着大勇紧急撤离找到一处洞隙躲藏。待海翎带领救援出发的时候，队伍成员玉涛在第一场战争被炸弹炸伤感染离世，大勇也在海翎救援赶到时已离开人世，而阿安的小腿部位被炸弹爆炸后的弹片打中，伤口随之溃烂和肿大，队伍在没有注射器和抗生素的情况下只能采集草药如独角莲、水田七、单方来为阿安疗伤。<sup>67</sup>

## （二）内在创伤

内在创伤经验的概念为当人的心灵在短暂时期内受到了高度刺激，与外在创伤不同之处在于人对心理效能的支配能力将会永久被扰乱，其表现为失忆、闪回、幻觉、梦魇等症状，是由突发事件与心理资源整合失败后相互影响的结果。<sup>68</sup>第四章〈梁清〉篇

---

<sup>64</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85。

<sup>65</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88。

<sup>66</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88。

<sup>67</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89。

<sup>68</sup> 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金华：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页 13。

的主要内容围绕灵芝的父母亲梁清与秋净在边区遭遇肃反的回忆展开，幸存下来的梁清在精神层面上因亲自杀死了妻子而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梁清所具备症状就有闪回与幻觉。在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与人为暴力两类，它们对心灵的破坏性超出了当事人的心理防御能力，随之便是失去自我控制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从而产生无助感。<sup>69</sup>梁清面对的突发事件为“肃反扩大化”，属于人为暴力一类。灵芝来探望梁清时，梁清因灵芝长相相似秋净，产生秋净回来带梁清离开的幻觉，同时闪回自己为生存犯下的罪孽。梁清的心灵在“肃反扩大化”受到重创，失去了自我控制和有效处理事件的能力，导致以自我伤害的偏激形式尝试了结生命：

“秋净的父母亲找上来了，我知道一定会的。我等着。我准备好炭桶和‘焗鸡’，火炭已经烧红了。我说，事情你们都知道，说对不起没有用，你们打我吧！烙回我吧！”<sup>70</sup>

“床上的梁清‘彭彭彭’击打着竹床，失声的叫喊：啊！是我吗？不是我啊！是我啊！秋净，我等着你，你带我去吧！‘彭彭彭彭’——他用头颅猛舂竹靠背！”<sup>71</sup>

由于党与领导认为成员当中藏有敌特，因此无差别对革命成员进行审问和行刑。其中梁清夫妻同样被怀疑为敌特，在审问的当下，两人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梁清曾在马泰边区通知锄奸小组抓捕特务，并协助将其押回部队。但领导却质疑他是否借抓捕特务为名，以特务为诱饵潜入部队，并拿出有关他是敌特的资料质问他。梁清后来清楚意识到这份资料是由同志为生存而伪造出来的资料。从小接受党指导的

---

<sup>69</sup> 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页14。

<sup>70</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164。

<sup>71</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159。

梁清被教育忠心于党，但如今却被迫向党说谎和承认不存在的敌特身份。梁清虽有一瞬间怀疑领导决策是否错误，但很快就将其否认了，认为就算是领导的错判，只要听从领导的命令就能将秋净救下，两人也都能苟活至真相大白的那天，因此便将与秋净相识至抓捕特务的过程编造给领导。

秋净由于从小与梁清相识的缘故，同样被领导怀疑。秋净认为为生存而违背本心假造口供和承认不存在的错误，即是陷害同志，也是玷污自己。<sup>72</sup>秋净因梁清假造口供缘故，不承认虚无的错误而落实敌特的身份，被处于刑罚而死，梁清则扣上“敌特改造员”的身份，在组织接受改造工作。肃反事件的风波以找到真正的敌特后，组织领导承认误杀同志的错误，向受害烈士的家属道歉谢罪才得以停息。梁清由于亲手杀死了秋净，内心留下了深刻的伤口，因此从“肃反扩大化”突发事件至和平协议颁布，梁清的内心由于无法有效的处理这类创伤，使得创伤反复刺激，导致梁清面见秋净父母和女儿后都无一例外选择偏激的方式尝试寻死，以此祈求秋净父母与女儿的原谅和为自己犯下的错误赎罪。

---

<sup>72</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66。

## 四、战争经历者的意识投射

海凡是以前马共战争亲历者的身份书写《雨林的背影》，回看往期海凡作品，从《雨林告诉你》到《可口的饥饿》，再到《落香》等作品集，都是以在雨林的亲身经历为基础，通过虚构的人物将意识与心理活动呈现在大众面前。海凡是以前历史事件的发生，即时间单位来作为叙事的标度，以此用来规定或交代发生在《雨林的背影》事件时的时间。<sup>73</sup>如同故事以各种具体的历史事件：1963年发生于新加坡“二·二冷藏行动”事件、1965年发生于印尼“九·卅”事件、1969年发生于马来亚“5·13”事件等为主题界定，详细的故事留下自身经历，是为一种“创伤叙事”。“创伤叙事”的特点为虚实相交，作者在书写自身或他人创伤经历过程中，会期望从多个角度来叙事创伤事件，使作品在创伤记忆与情感、身体伤痛与精神折磨、历史灾难为个体留下痕迹的三种方面上呈现真实性的宏观全面的诠释立场，在情感渲染上加强感染力。<sup>74</sup>

卡莉·塔尔提出的“创伤的文学”概念核心在于创伤经历的重建和恢复，并设了五种方面的条件里保证创伤的正确解读：第一，创伤幸存者群体的构成；第二，群体成员所遭受创伤的性质；第三，施害者群体的构成；第四，受害者与施害者两种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五，幸存者群体在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sup>75</sup>若将这五项条件套用在海凡《雨林的背影》作品上，是符合卡莉·塔尔“创伤的文学”概念。《雨林的背影》主要聚焦的创伤幸存者群体就是马共游击战士，人物形象虽是作者虚构的，但内容却是以作者或现实同伴的真实记忆来作为叙事基础，展现真实的个体与集体的记忆体验。

---

<sup>73</sup> 李敏，〈时间的政治——以“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页42。

<sup>74</sup> 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页34。

<sup>75</sup> Kalm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pg. 17.

接着在第二条件之“群体成员所遭受创伤的性质”，游击战士遭受的是双重性创伤，一方面是外部环境造成的物理上对身体的伤害，如雨林的有毒生态导致中毒、疾病、死亡的风险，和敌人攻击带来的物理上伤害；另一方面则是心理层面的创伤，如个人意识被迫压抑和牺牲，以及重大冲击事件引发受害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是游击战士个体内外被刻下的创伤痕迹。

第三，“施害者群体的构成”的条件里，为他们带来创伤的施害者群体不是单一的，也同样分为外部与内部，外部的敌人主要是马泰联合军队的武装围剿对马共游击部队造成的武力压迫；内部的敌人则源自组织的激进思想斗争以及叛逃者的出卖，使得幸存者的创伤经验更为复杂。这点可与第四条件之“受害者与施害者两种群体之间的关系”相互联系，第一层面，马共游击战士之所以进行革命，是为了争取解放并建构一个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包括新加坡在内<sup>76</sup>，在政治的斗争推动或影响下，走进了雨林使其自身成为了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另一层面，内部施害者与幸存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矛盾，为他们带来伤害的施暴者，又是同伴或领导的身份，使得幸存者群体面对内外创伤需要面临被反复撕扯或重新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

最后为第五条件，即幸存者群体在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当代社会背景被作者安排在《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前夕，游击战士结束了长期的雨林战争，准备离开雨林和面对尴尬的归属问题。在现实中，《合艾和平协议》由两项协议构成，共计四份文件，其中两项协议里的第二份文件是用于概述第一份文件的方法，本节试以根据〈重温《合艾和平协议》重点〉的重点处理<sup>77</sup>，以及《马来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里

---

<sup>76</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119。

<sup>77</sup> 〈重温《合艾和平协议》重点〉，东方 ONLINE，2013 年 9 月 17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3/09/17/35684>

协议完整的内容<sup>78</sup>，将两项协议里提到有关马共人员身份处理的安排以表格的形式例举出来：

《泰国政府第四区内部安全行动指挥部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协议》	《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协议》
<p>第一份文件：</p> <p>1. 向曾经拥有泰国公民权的前马来亚人民军成员提供身份证，也让愿意留在泰国的其他国籍成员获得泰国国籍或移民证件在上述法律程序期间，授予所有成员行动权利证书。</p>	<p>第一份文件：</p> <p>1. 原为大马公民和意愿在大马定居的马共成员及其解散后的武装部队成员，将获准根据大马法律在大马定居。</p> <p>2. 原来不是大马公民的成员，若愿意的话，可获准根据大马法律在大马定居。</p>
<p>第二份文件（谅解备忘录）：</p> <p>1. 原先拥有泰国公民权的马来亚人民军成员，须经过审查后才可领取泰国国民身份证，非泰籍的成员则可在3年内领取外侨登记证书。</p>	<p>第二份文件（行政安排）：</p> <p>1. 在参与马共前已持有蓝色或红色身份证的成员，将继续有效使用该证件、那些属于大马公民的成员将如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大马宪法下的相同权利。</p> <p>2. 外侨籍的成员和已被吊销公民权的成员，如果获准在马来西亚定居的话，将会获得发给红色身份证。日后可以根据马来西亚法律申请公民权。</p>

表 3，取自〈重温《合艾和平协议》重点〉网络资料及《马来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的协议内容整理。

<sup>78</sup> 阿都拉·西·迪，《马来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附华玲会谈会议记录，合艾和平协议文件》（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9），页250-264。

之所以尴尬，是因为此时的马来西亚已不包括新加坡，因此两项协议里面只有泰国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不存在新加坡，因此两项协议都没有出现对新加坡籍马共人员的安排，外侨身份也需要由新加坡政府来确认。同时新加坡政府通过电台表明了立场，即新加坡政府认为因为马共表示放弃武装斗争而解除内部安全法令是一项不明智的做法，理由有三，第一项在于即便马共宣布停止一切武装争斗，但政府不能肯定马共是否会停止各种形式的颠覆活动；第二项在于马共不是国家安全唯一的威胁，其他的极端主义和间谍活动同样造成威胁；第三相则因为两国内部安全是密切相关的关系，新加坡只有在马来西亚政府解除内部安全法令后，才会废除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sup>79</sup>这使得他们对身份产生了迷茫，既不是马来西亚公民，也不是外侨身份，如第六章〈日记一：2 则〉里提到宋竣用印着新加坡代表性地点的套衫对比军装：

“路过的同志也有打量我的，有的还拉着我细看。也许是我这身图案鲜明的衣服，在提醒，催迫人们去面对和思考新加坡籍同志的归属问题。和平协议中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的将来在哪里？……军服不仅仅服饰，它还是信仰，是文化，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制约和规范……如今随着服饰的改变，从军人变成平民，每一个个体的差异、不确定，完全背离了穿军装的那个集体的稳固性，凝聚性，也许这正是内心忐忑惶惑的根由之一。”<sup>80</sup>

海凡本身就是战争下的幸存者，所反映的也确实是作者借用宋竣的人物形象和借用了衣服象征来传达这一尴尬归属处境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只是代表作者，更代表了其他幸存者对这场战争的个体见证，同时承接战争带来复杂的创伤体验。

---

<sup>79</sup> 阿都拉·西·迪，《马来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附华玲会谈会议记录，合艾和平协议文件》，页 276。

<sup>80</sup> 海凡，《雨林的背影》，页 200-201。

## 五、结语

本论文以海凡的首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为研究中心，从文本中研究马共游击部队战士在心理与精神层面上的创伤与意识体现。海凡以人物章作为小说结构，借由小说人物的第一视角展开讨论马共成员面对各种抉择的意识牵扯及战争为战士带来的内外创伤，同时也借由人物的内心活动来侧面映出现实马共成员面临的归属问题。海凡在文本中展示了马共游击战士除了需要抵抗外界不断施加的武力压迫和自然环境不易察觉的生态危机带来的物理创伤，还需要不断地压迫个体意识，从而遵守于组织的制度规范，以此来保证个体对集体意识的服从。虽是绝对听从于组织命令和真心为革命理想或事业牺牲个体，但却无法避免旁人对个体的不合理批评与语言上的压迫，从而使得个体即无法保证个体得到合理的个人利益，也导致自身受到来自组织与同志的内部攻击。这种内外攻击迫使个体无法承受，出现了内在创伤，重复自我修复与撕裂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两种结果，便是在精神层面的逆境中挣扎出全新的自我，亦或是选择逃避和顺从，让个体的内心世界不会再度遭到破坏。《雨林的背影》虽是以虚构人物展开故事，但却是海凡用来展示战争亲历者面对各种事件造成的个体冲击和影响，以此来向社会展示那一段历史的其他角度的面貌。

由于本研究主要集中在《雨林的背影》对虚构人物意识和创伤的描写，因此未能以更多现实的战争亲历者的口述史或其他关于马共的历史档案来拓展讨论，同时也期待后续研究可以海凡的新旧作品与其他马共题材的作品书写相结合讨论，以此来展示更多关于马共成员对于个体与集体意识及内外创伤体验的叙述。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21 世纪出版社编辑部，《抗英战争时期（四）：1955 年华玲和谈》，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2017。
2. 阿都拉·西·迪，《马来亚的社会发展与爱国主义：附华玲会谈会议记录，合艾和平协议文件》，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2009。
3. 陈平著，伊恩沃德、诺玛米拉佛洛尔译，《我方的历史——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
4. [奥]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5.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 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一集）》，吉隆坡：21 世纪出版社，2005。
7. [美]佛洛姆著，管韵铃译，《逃避自由》，台北：志文出版社，2002。
8. 海凡，《雨林的背影》，雪兰莪：有人出版社，2023。
9.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电子书

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https://zh.z-](https://zh.z-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E%A8.html)

[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E%A8.html](https://zh.z-library.sk/book/3516396/8a3378/%E7%88%B1%E6%AC%B2%E4%B8%8E%E6%96%87%E6%98%8E%E5%AF%B9%E5%BC%97%E6%B4%9B%E4%BC%8A%E5%BE%B7%E6%80%9D%E6%83%B3%E7%9A%84%E5%93%B2%E5%AD%A6%E6%8E%A2%E8%AE%A8.html)

2. Kalm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ttps://zh.z-library.sk/book/11242564/0a527b/worlds-of-hurt-reading-the-literatures-of-trauma.html>

## 期刊论文

1. 黄明理，〈关于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淮阴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页16。
2. 蒋万胜、张凤珠，〈个人观念、集体观念与制度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页87-93。
3. 李敏，〈时间的政治——以“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页42。
4. 王新宏，〈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方法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运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页45-46。
5. 赵静蓉，〈创伤记忆的文学表征〉，《学术研究》，2017年第1期，页144-151。

6. 赵雪梅,〈作为一种新文类的创伤文学——概念界定、分类与反思〉,《当代文坛》,2018年第6期,页167。
7. 朱彩霞,〈浅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与反思〉,《理论学习》,2008年第11期,页59。

## 学位论文

1. 赵韶晖,《文学性创伤叙事研究》,金华: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 网络资料

1. 东方 ONLINE,〈重温《合艾和平协议》重点〉,2013年9月17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13/09/17/35684>
2.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为了求实——回应求实《剖析海凡的〈我是谁〉〉,  
2017年9月13日,<https://www.nandazhan.com/zh/xxwoshishui3.htm>
3. 星洲网,〈Meewei/ 海凡·雨林里的生与死〉,2017年8月22日,  
<https://www.sinchew.com.my/20170822/%E6%B5%B7%E5%87%A1%EF%BC%8E%E9%9B%A8%E6%9E%97%E9%87%8C%E7%9A%84%E7%94%9F%E4%B8%8E%E6%AD%BB/>
4. 星洲网,〈海凡/再见已是背影——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的一则注脚〉,2023年6月23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623/supplement/4766840>
5. 星洲网,〈王润华/完整呈现马华文学的突破〉,2024年10月15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1015/supplement/5995651>